紫藤花开

黄旭升

春暖花开,万象更新。立春之后,紫藤花开正当时。

在春风的吹拂下,紫藤花的叶子还未发芽,花苞孕育其中,被抓痒痒一样,不约而同“笑”开了;一串又一串,犹如深浅不一的葡萄串悬挂着。那是对春的絮语,对夏的憧憬。每串花有20至80朵蝶形小花,摇曳生姿,惹人喜欢。如果营养充足,照顾得当,在夏末秋初,紫藤还会再次冒泡开花。

紫藤作为多年生的豆科类大型藤科植物,并不难养。喜欢紫藤由来已久,我在苏州景范中学挂职时,曾在苏州博物馆邂逅明代四大才子之一文征明亲植的紫藤。其粗韧遒劲的虬枝,如盘旋而上的巨龙,那是抗争风雨、历经岁月洗礼的生命体,我不禁被它那旺盛的生命力深深震撼了。初中语文书收有宗璞的美文《紫藤萝瀑布》,那唯美的文字描写与如诗如画的情景,也一直镌刻在我的心底,经久弥新。

机缘巧合,一位同学特地从漳州苗圃买来二十株紫藤馈赠。我以花为媒,特地转赠十株给紫帽社会实践基地。紫帽,紫气东来,基地办有《紫藤》特刊,甚是应景。他们用心培育,搭上架子,及时修剪,这些紫藤如今已是枝繁叶茂、繁花似锦。还有九株紫藤留在我当时所任教的一所中学种植,那里的土壤为陶瓷土,容易板结,土层太浅,而且没有及时浇水,架子也散了,因而半死不活的,让人看了很是心疼。

其实,紫藤的主根较长,抗旱能力较强。若经常保持地表湿润,薄肥勤施,更有利其成长。不由联想到坚守在乡村学校辛勤耕耘的园丁们。树人的艰辛犹如花之哺育,大家面对种子欠佳、土壤肥力不足的状况,更需要持续改良,勤浇水,薄施肥,久久为功。

紫藤的品种有白花紫藤、红玉紫藤、多花紫藤、重瓣紫藤。多花紫藤,花朵有豌豆花的清香,若大面积种植,非常惊艳。重瓣紫藤花瓣多而重,犹如一串串葡萄,富有观赏性。

紫藤的繁殖,可以扦插、压条,也可以用种子培育。若土壤肥沃、疏松,排水性好,用一年生老干压条或扦插,成活率都较高。也可以选择在3月份播种。不过,播种之前,得先把紫藤种子放在热水里浸泡一会儿,等水温降低到30℃左右时捞出来,再用冷水淘洗。第二天,再把它播撒在肥沃湿润的园土里。

紫藤花如梦如幻,花穗依藤而生。紫藤花语为执着的等待、深深的思念。不少画家喜欢将紫藤入画,历代文人墨客盛赞紫藤的佳作妙句连篇。“紫藤挂云木,花蔓宜阳春。密叶隐歌鸟,香风留美人。”这是大诗人李白用生花妙笔礼赞紫藤。陆游的“绿树村边停醉帽,紫藤架底倚胡床”,白居易的“绕廊紫藤架,夹砌红药栏”,都引人遐想。

春光明媚,家里的“飘香园”也有一棵多年生的紫藤,经过我多年的施肥浇水,精心呵护,如今已成为我家一景。一树繁花,那深深浅浅的“紫藤瀑布”令人入迷。紫藤花散发出的淡淡香气,随风飘散,引得满园芳香,沁人心脾,让我怎不陶醉其中?!

紫藤花开 飞扬 摄

一束小花

苏水梅

那日,在溪边漫步。清莹莹的溪水欢快地流淌着,各种各样的花儿竞相开放,蓝白红紫,满目绚烂。突然眼帘里映入一片雪白,密密匝匝的,这种小花我叫不出名字,但思绪一下子被拉回到三十多年前。

每年的清明节,我们都要去太奶奶的坟前扫墓。当时还是少年的我们,心中装的并不是悲伤,所以并不能领会“清明时节雨纷纷,路上行人欲断魂”的意境。因为记忆里,每次去扫墓都挑的是阳光很好的日子。伯伯、父亲和叔叔们骑着摩托车“突突突”前行,他们先行抵达,承担清理杂草的任务;爷爷、叔公荷着锄头,伯母婶婶们挑着担子,小孩子们像鸟儿一样“叽叽喳喳”紧随其后。一大群人向着山里进发,脚步是轻快的,心情是愉快的。时光虽匆匆流过数十载,那种快乐仿佛还清晰如昨。

一群小朋友中,我的功课总得优。所以,每年都由我负责给太奶奶墓碑上的字描红。红色的油漆,细软的毛笔,一笔一画认真而仔细。别的小朋友似乎也没有异议,不知道他们是对这项需要付出更多耐心的事情不感兴趣,还是因为他们对于充满仪式感的书写敬而远之。大人们把墓地周围清理得干净整洁后,奶奶、婶婆和伯母、母亲、婶婶们会把鸡、鸭、鱼、肉、蛋、发糕、米粿、水果等丰富的食材排放在墓碑前的石桌上。石桌当然摆不完,大大小小的箩筐、篮子依次整齐排列。

在香点燃之前,堂哥一定会将一束从山野采来的鲜花摆放在太奶奶的墓碑前。这一束花里一定有这种细细碎碎的白色小花。这种花在山里随处可见,堂哥总是摘几朵花瓣较大的花作为主角,围绕在颜色艳丽的花周围的小花像米粒、像星星、像一群小朋友挨在一起的小脑袋。堂哥用藤蔓植物把花束扎在一起,热闹而有序。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,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每年到太奶奶坟前扫墓的人都不太固定。因为有许多亲戚在外做生意,嫁出去的姑姑们也会带着姑父们参与到扫墓的大军中,由于都有各自的忙碌,并不一定到了日子都有时间来。孩子们的快乐是掩饰不住的,点香烧纸结束后,盛大的野餐正式开始。各种美食一一排开,太奶奶墓地前瞬间成了欢乐的海洋。

母亲的心很细,她把家里的木头案板和菜刀放到箩筐里挑来了。白斩鸡、咸水鸭、五香、面、猪蹄、糯米饭,很像今天人们在吃自助餐的样子,喜欢吃什么自己选,大家一边吃一边聊天。大人们开了啤酒开始吹瓶,小朋友们上蹿下跳、左冲右突。待到大家都酒足饭饱了,一群人才又浩浩荡荡返回家中。

“久雨寒蝉少,空山落叶深。”光阴里的故事,总是那么美。“这种花叫火炭母草”,朋友用手机软件拍照,然后把答案告诉我。遥远的思绪被拉了回来,故事却随春天一起生发。

两鬓飞霜方清明

王红波

那年,我回到四川。

那片竹林、那口水井、那道山坡、那条沟壑,还有掩隐于橘子林的两座坟冢,被岁月埋葬的记忆瞬时在我脑海里渐渐清晰起来,被日子刻过的年轮在耳边久久回荡,仿佛就在昨天。

我买了纸钱香烛,顺着羊肠小道缓缓向前。两座坟冢紧挨着,雨水经年累月地冲刷下来,坟头土已没多少,上面植被茂密,足有一米多高。我找来铁锹,把四周散落下来的泥土轻轻地盖了上去,清理掉高得离谱的杂草。纸钱燃烧的火光在我的眼里一闪一闪,形成了清晰的图像。

我跪拜许久,后来腿麻了,又盘腿坐着。天就要黑了,我起身离去。

2008年,外婆离开了我们;2011年,外公又逝世了。两个年份,我都在部队服役,未能回川奔丧,终成平生憾事。母亲为家中长女,早年远嫁陕西。那时,光景很是艰难。外公外婆时常放心不下母亲,便挤上绿皮火车,背着咸菜,越过蜀道,翻过秦岭,过来帮助母亲。

外公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,这或许是我以后走上从军道路的情感基因。记忆中的他浓眉大眼,讲话爽朗、声若洪钟。那年,我五岁,母亲肚里有了弟弟,但陕西生活困苦,难以孕育。母亲只好带着我,又死命挤进“绿皮”,沿着宝成铁路,“咣当”“咣当”,历经一天一夜,才回到了娘家。我第一次看到了生她养她的那方水土。

也是从那时起,我看到了那片竹林。每天清晨,外公家坐落的整条山沟雾气弥漫,宛如仙境。豆大的露珠晶莹透亮,微风乍起,一颗颗从竹叶上滚落下来。田埂边的池塘里盖了一层层不知道从哪里吹拂过来的叶子,枯黄的、翠绿翠绿的,五颜六色。竹林旁有一口井,四五米深。我每天早上起来在竹林玩耍,外公过来打水,就叮嘱我要小心。

那时的外公六十出头,身体硬朗,做事麻利,是村里公认的能人。我看到其他小伙伴背上背一个小小的竹篓,就跟外公嚷嚷,自己也要。外公到柴房找来砍刀,到竹林里砍下两根竹子,扛到庭院,破竹、拉条、编筐,不到半晌,一气呵成。我蹲在旁边傻傻地看着他,傻傻地笑。看一会儿,就起来摸摸外公头发,把外公刚破开的竹条放在裤裆下,当“洋马”骑。

那些年是我最快乐的童年记忆。外公每天早晨用竹篓背着我,沿着山沟弯弯曲曲的小路,走五六公里,又走一段大路,到镇集市上,买一个刚出炉的烧饼,又把我背回家。

四川盆地雨水丰沛,富饶多产。外公家屋子后面是一片山坡,后来我知道,人们叫它“松林坡”。一连几天的阴雨过后,松林坡生机焕发,落在泥土里的籽实吸饱了水分,一窝窝从土里钻了出来,嫩黄嫩黄的,在地上厚厚的松针的簇拥下,东瞅瞅、西望望,好奇地窥探着这个世界。松涛阵阵,沙沙作响,空气里充斥着沁人心脾的青草、油松的气息,和着树叶腐烂后的霉味,五味杂陈却很生香。

外公让我背着小背篓,带着我到松林坡采蘑菇、捡松子。有的蘑菇能吃,有的不能,我胡乱一通拔。外公就把不能吃的拣出来扔掉,并根据颜色教我分辨。我听不懂,那时只觉好玩。

转眼到了我上学的年龄,母亲带着我离开了四川。而我这一走,就是几乎整个求学生涯。其间,回过四川一次,但那只是匆匆过客。外公一生刚强,骨子里透着革命军人的坚韧与从容。他与外婆相濡以沫,在那个我今生抹不去的川东山沟沟里活了一辈子,度过自己平凡的一生。

又遇清明,那片竹林、那口水井、那道山坡、那条沟壑,如纷纷扬扬的雨丝揉碎了我的思念、我的童年、我的过往。

时至今日,我早已成家立业,步入中年,不禁感叹:两鬓飞霜,方为清明。

三月三,地米菜煮蛋

李金范

在记忆的盒子里,装着湖南老家的许多习俗逸事。农历三月初三渐行渐近,我想起了“地米菜煮蛋”的味道。

地米菜也叫清明菜和荠菜花,清明前营养价值最高。春天的野地里,地米菜在草丛里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随处疯长,遍地都是,特别是春雨过后,十分茂盛。农历二月下旬,母亲去菜园,总会在野地里蹲下身子,拔出一大把又肥又嫩的地米菜,甩掉根上的泥土,回家后放在太阳底下晾晒几天。她有用处。

三月初三一大早,母亲先是找来一口不常用的大铝锅洗刷干净,放入半锅山泉水,又小心翼翼从柜子里搬出坛子,拿出积攒一月之久的土鸡蛋,有二三十个。她先把蛋壳洗净,轻轻放入锅中,再把地米菜往水里放,适量加上桂皮、八角、党参、红枣、黄豆,然后用煤火慢火慢煮。不多久,地米菜的香味飘出厨房,弥漫着各个房间,馋得我们姐妹不时围着灶台转。母亲见了慈爱地说:“先出去玩吧,好了叫你们。”

到了中午,“地米菜煮蛋”终于可以起锅了。妈妈给我们每人盛了一碗地米菜汤,上面浮着两个大大的鸡蛋。母亲对我们说:“今天吃了地米菜煮蛋,一家大小平安。你们可劲地吃,想吃几个就吃几个。”我和姐妹们听得乐开了花。要知道,这比我们过生日吃两个荷包蛋的待遇还要高。我嘴馋,一共吃了五个,导致肠胃积食。一段时间里,我看到鸡蛋就心怵。过了几年,我才恢复了每年享受“地米菜煮蛋”的乐趣,只是自从有了那次的教训,吃蛋不再那么任性。应该说,在那个不太富裕的年代,吃“地米菜煮蛋”,对我来说犹如享受一顿盛宴。

离开家乡定居泉州二十几年,想念家乡农历三月三的味道,今年特别强烈。然而,我住在钢筋混凝土的房子里,远离田园生活,出门就被斑马线、房子和公园挡住了视线,如何才能寻觅到它的芳踪?在一个雨停的午后,我带着一份念想出了家门。

我猜想,清源山上或许能找到它,便从老君岩孤身而入。雨后的榕树精神抖擞,老君石像悠然安详地坐在绿树掩映的山谷中。只可惜任务在身,无暇顾及一路春光。为了找到它,我钻进林子,在泥地上、草丛中左顾右看,却一直没有发现它的身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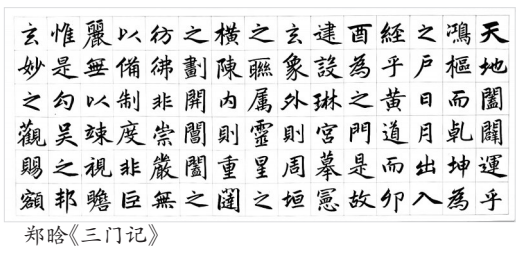
真是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”。正当失望之时,忽然发现草丛中夹杂着一些开白色小花的植物,大约有半尺来高。我蹲下身子,仔细一看,这不正是我要找的地米菜吗?我突然想起辛弃疾的诗句:“城中桃李愁风雨,春在溪头荠菜花。”虽然我采摘到的地米菜不是非常肥壮,却让我萌生一种得偿心愿的欣喜。

回到家中,我打开电脑温习了初中语文课本里那篇《挖荠菜》的文章。时隔三十年,人已中年,我终于读懂了作者的良苦用心——珍爱“荠菜”,珍惜生活。当下我们吃惯了山珍海味,不妨有时也换一下口味。以后,我将每年清明前后,都要抽空去一趟清源山,带一把地米菜回家。

晾晒在阳台上几天的地米菜,清气应该已没那么重,口感会更好一些。三月初三那天,我也要学着妈妈的样,煮一锅香喷喷的“地米菜煮蛋”慰劳家人,于庄重的怀旧中,表达对生活的热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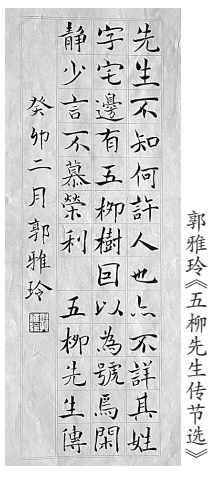
巾帼芳华 绽放攻坚

——晋江市“三八节”女子书法展作品选登(三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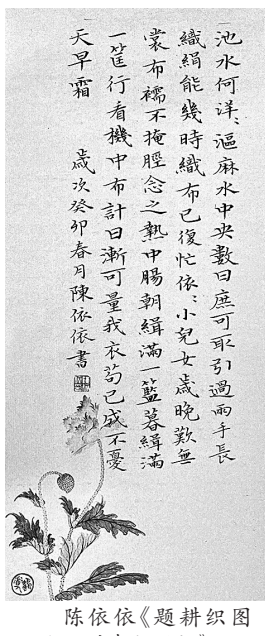


郑晗《三门记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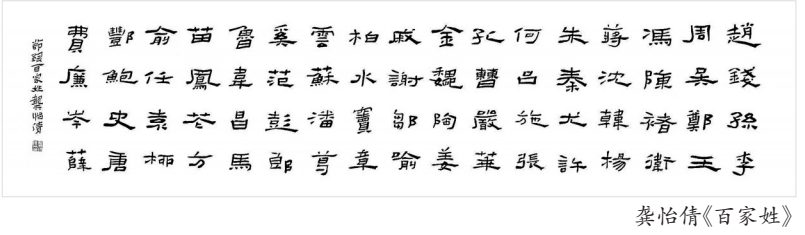
傅黎群《木兰诗》



郭雅玲《五柳先生传节选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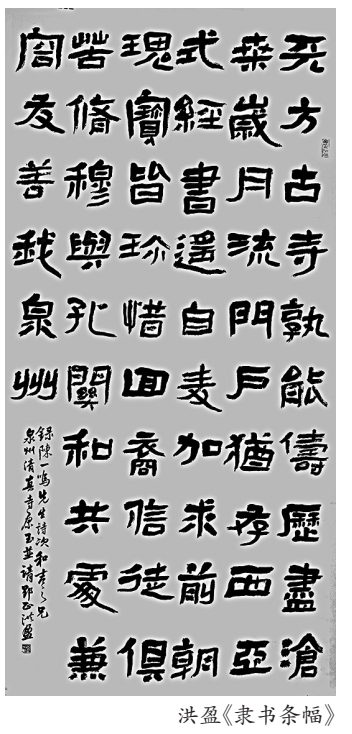
陈依依《题耕织图二十四首奉懿旨撰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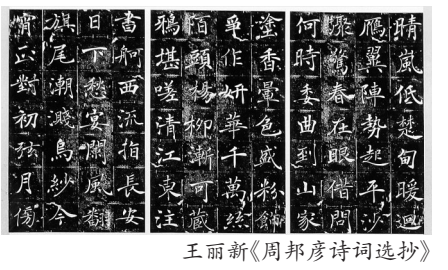
龚怡倩《百家姓》

吕琪莎《逍遥游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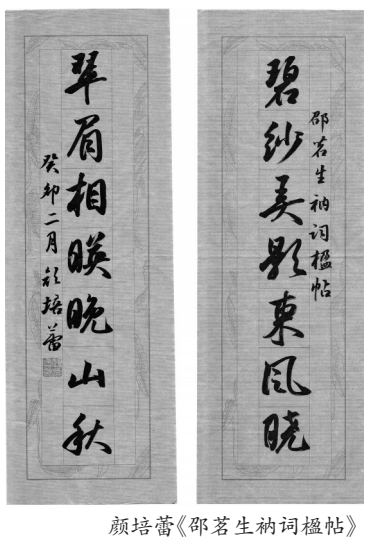
林阿春《白马篇》



洪盈《隶书条幅》



王丽新《周邦彦诗词选抄》



颜培蕾《邵茗生衲词楹帖》

王心媚《福赋》